

北京大学工学院 2013 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学生代表 钟恒森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

大家早上好，我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2009 级本科生钟恒森。我很珍惜这个代表 2013 届毕业生在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希望能或多或少地传递我们 2013 届毕业生的心声。

先从老生常谈的几个问题说起。在大学的这几年中，有关工学院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估计是：

第一个，你为什么到北京大学工科？

第二个，你学的这玩意儿都有啥用？

第三个，同学，请问一下工学院在哪儿？

上一年级的時候，唐少强老师的数学分析是一门让我印象深刻的课，50%的印象来自于最后可怜的分數，50%的印象来自于一个叫吉米多维奇的男人。虽然现在给我一道求不定积分的题我多半是背冒冷汗嘴吐呵呵，但是唐老师在课上所说的“我们北大工学院培养的是具有文科情怀、理科思维的工科学生”，我想我能一辈子记在心里。

所谓文科情怀，不往远的说，我就在一群有着文科情怀的同学中度过了大学的时光。我觉得北大最可贵之处就是给了我这么一帮思想自由口舌也自由的同学们，他们可以在漆黑的寝室躺在床上就一个既无关又无聊的话题，与你唇枪舌剑，谈笑古今，从历史到哲学，从艺术到政治，从熄灯洗漱到天荒地老。试想当未来的你看到某条新闻，听到某种观点，遇到某些情况，你按捺不住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番自己的观点时，周围的人用“不关我事”来回应时，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再说理科思维，回想一下，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共同修过的专业必

修最多的就是数学课。这么多门数学课，每次都重复着“是什么”、“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的循环，每次都在浑浑噩噩中就结束了课程，然后把不明觉厉的课本束之高阁或赠与师妹，深藏功与名。也许所学的知识早已随着课本不知埋在了哪个角落，或又是转移到了某只正在抱佛脚的师妹脑袋里，但是那个重复的循环给我养成了老问为什么的坏习惯。从偶遇朋友的“诶，你为什么又胖了”到潜心研究时的“为什么我引入了某个变量的影响，迭代收敛性就会变得如此没有节操”。每当这个时候，就会回想起老师们布置作业时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老师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最后是工科学生，我想我作为一名合格的工科学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我沉浸于人文的熏陶，接受了数理的训练，工学院也时刻提醒着我，我是一名需要拿出方案解决问题的工科学生。各种高端洋气上档次的比赛是我们实践理论体现情怀的绝佳机会，今天搭个房子晒太阳，明天做个工业设计拿奖金，其他院系的同学从刚入学时的“北大还有个工学院？”到快毕业时的“贵院真心高洋上！”此情此景，让我觉得能在北大学工科，我是幸运的。

快毕业了，我用这几年大学的时光去回答这三个问题。不对，貌似最后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同学，请问一下工学院在哪儿？”
“你好，我是工学院的毕业生，工学院在我心里。”